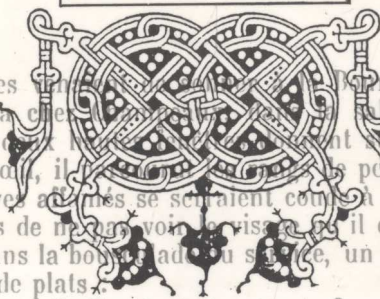




金 钱

I



Onze heures, lorsque Saccard entra, cherchant le blanc et or, dont les tables étaient la place. D'un coup d'oeil, il vit les petites tables, où les convives assises se seraient couchés à la coude; et il parut surpris de ne pas voir le visage qu'il cherchait.

Comme, dans la bonne heure du service, un garçon passait, chargé de plats.

— Dites donc, M. Hurel n'est pas venu?

— Non, monsieur, pas encore.

Alors, Saccard se décida à aller à une table que quittait un client, dans l'embrasure d'une des fenêtres. Il se croyait en retard; et, tant qu'il changeait la serviette, ses regards se portèrent au dehors, épiait les passants du trottoir. Même, lorsque le service fut rétabli, il ne commanda pas tout de suite, demeura un moment les yeux sur la place, toute claire cette journée des premiers jours de mai. A cette heure où le monde déjeunait, elle était presque déserte: sous les marronniers, d'une verdure tendre et nouvelle, les bancs restaient inoccupés; le long de la grille, à la station des voitures, la file des fiacres s'allongeait, d'un bout à l'autre; et l'omnibus de la Bastille s'arrêtait au bureau, à l'angle du jardin, sans laisser ni prendre de voyageurs. Le so-

〔法〕左拉著

〔法〕左拉 著

金钱

金满成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Emile Zola
L' ARGENT

Fasquelle Editeurs, Paris, 19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钱/(法)左拉(Zola, E.)著;金满成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12

ISBN 7-02-002329-0

I. 金… II. ①左…②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5619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36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3

195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8 月北京第 2 版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9.00 元

译 本 序

——一部深刻反映现代社会经济进程的书

在左拉(1840—1902)的宏伟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中,《金钱》是第十九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九二年,它以其题材的重大与艺术描绘的成功,在左拉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金钱》堪称世界名著,其意义在于,它以生动丰富的形象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初期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现象:金融市场的新问题、资本的作用、社会性的投机心理以及围绕这些所发生的人间悲剧与喜剧。

股份公司的出现,是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金钱》所描写的正是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小说主人公萨加尔简直是以一种迷醉的心态来歌颂这种资本的集中形式的。在他看来,“巨大的金钱洪流,这就是伟大事业的生命”;“没有股份公司,就没有铁路,也没有足以使世界近代化的大企业”。为此,他组织创建了世界银行,利用集中起来的资金,在地中海经营海运事业,在中东修筑横贯的大铁路,在荒野的山区进行开发,完成了一次“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的十字军东征的远征”,改变了大片地区的面貌。于是,在左拉的这个长篇里,也就出现了不同于对金钱与资产者的传统批判的描写。如果说,过去的巴尔扎克是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来谴责金钱对人心的腐蚀与毒害的话,那么,左拉在《金钱》里则是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表现金钱资

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为其出发点。显然,左拉使得文学中对金钱的理解有了某种新意。

从这里出发,左拉进一步表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金钱资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特殊活动形式与作用,即金钱资本一旦形成,就必然转入金融投机,进行这种投机活动的交易所也就成为了《金钱》的重点描写对象。在文学史上,过去不可能出现一部作品,而后来也确未曾出现一部作品,像《金钱》这样对巴黎的交易所中的投机活动进行了如此详尽而真实的描写。作者在小说的各有关章节,多次从不同角度描绘出这个特殊场所的全面场景,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作者把读者引入这一个文明社会的“地狱”后,又通过故事的进展让读者经历了从早晨开盘到傍晚收盘一天之中白热化的投机战之整个过程;在股票价格上涨下落的起伏中,见识到现代生活丛林法则的酷烈。他还通过人物的具体活动,让读者看到交易所的投机业务是如何具体进行的。所有这些无疑构成了近代文学史中对交易所的绝无仅有的百科全书式的描绘。

在小说里,左拉展示了一系列狂热地投身于这种疯狂的买空卖空的赌博活动的上层体面人物,表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统治阶级中投机冒险的风气,揭示了这个阶级与这种荒诞的金融活动的必然联系。这里有搞投机生意的能手议员雨赫、第二帝国时期豪富的代表德格勒蒙、第二帝国的“贵族之花”博安侯爵、上流社会的贵妇桑多尔夫男爵夫人以及对正常利润感到乏味而热衷于投机事业的资本家塞第尔,等等。而在这些上层社会的大人物、第二帝国的社会中坚的周围,左拉还安排了一大批依附于上层社会的卑劣的小赌棍:如靠迷惑妇女为生的男妓萨巴达尼、下贱的跑街兼文痞让图鲁以及现买现卖、小本经营的老色鬼沙

夫上尉等。左拉给这些形形色色的投机家与赌棍的活动赋予十分具体而明确的时代真实感,表现出这些活动正是在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赌博与冒险的背景上进行的。他把一八六七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描写为整个法国“赌博的狂热”与奢侈所达到的“神仙般荣华的顶点”,而这个著名的博览会正是拿破仑三世帝国政府用来炫耀帝国的“伟大”与“繁荣”的;他还把萨加尔等一伙在交易所第一次大投机的胜利描写为一八六六年法国插手普奥战争直接的后果;巴黎彩旗飘扬、庆祝拿破仑三世“已成了欧洲的主宰”之日,正是萨加尔投机获胜、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踌躇满志之时。虽然左拉并没有更具体地表现拿破仑三世的政府就是金融贵族集团的工具,但却形象地表现出第二帝国就是投机家、冒险家的乐园。

左拉并不满足于仅仅把《金钱》当作对第二帝国金融贵族集团的一种讽刺,而是进一步描写了投机赌博这种上层金融贵族的癖好如何传染到整个社会,使赌博的狂热席卷整个巴黎,造成病态的社会现象,从而使《金钱》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他为了形象地表现这一悲剧性的社会主题,刻画了一系列其他阶级与阶层里受到这种影响与传染的人物。贵族遗孀波维里埃伯爵夫人为了勉强支撑破落贵族之家的体面,暗地里过着清贫寒酸的日子,但在投机狂热的引诱下,把全部家当投入了交易所,最后惨遭失败,完全破产。莫让特夫妇本可以舒适安度晚年,却沾上了赌交易所的癖好,结果弄得生活无着。贫穷工人德若瓦也不幸成了交易所投机家的炮灰,并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左拉显然是为了表现交易所投机狂热的危害性,起到警世的效果,所以无情地给这些投机家的追随者安排了极为悲惨的结局,渲染了他们最后破产落魄时的痛苦,以形象的描绘构成了这样可怕的图景:交易所就像战场,金融贵族率领各自的追随队伍,进行白热

化的投机战，每当结算的时候，战场上总是横尸遍地，惨不忍睹。

《金钱》中的形象描绘，无疑表现了复杂的主题思想。应该看到，左拉对金钱并非完全没有发出传统的谴责，他通过嘉乐林夫人的感慨，指出过金钱“叫人堕落”，“使一个人的灵魂冷酷无情”，是“最大的罪人”，“一切人类的残酷和肮脏的行为，都是金钱导演出来的”。但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哈麦冷的规划与世界银行的开发事业，肯定了金钱资本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左拉同样又通过嘉乐林夫人陈述了他自己的思想：“本来是一个毒害者和毁灭者的金钱，现在变成了社会发展的肥料，伟大工程的基础”，“在这堆肥料中，才可以生长出明天的人类社会”。并且，他还把金钱所造成的罪恶与肮脏，视为一种正常的合理现象。他以这位女主人公的口吻这样结束了全书：“对于金钱所造成的肮脏与罪过的惩戒，为什么要叫金钱来承担呢？那创造生命的爱情，不是也一样不纯洁么？”显然，《金钱》决不是金钱的批判者，左拉在小说里要批判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投机活动。他以几乎整部作品的形象力量来进行这种批判，构成了《金钱》在思想上的积极意义。

《金钱》最主要的艺术成就，要算是成功地塑造了萨加尔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他是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资产者的形象，代表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发展起来的大金融资本。他的经济思想与拜物教与过去的大不一样，具有崭新的形态。他鄙视那种积攒金币、保存不动产的陈旧的聚财方式，而信奉货币运转。他追求的是像巨流一样的金钱资本的不断流通，并在流通中创建开山劈海的巨型事业，对国外进行十多年东征式的征服，为自己树立拿破仑式的权威，并像王公一样拥有奢华的物质享受。从资产者的贪欲来说，他显然比法国文学中任何一个

资产者都来得大，与此相应，他也具有更大的魄力与气派。在活动能力上，“他的手段是那么巧妙，那么厉害”；他导演董事会的那份精明足以与葛朗台做葡萄生意的狡黠比美，而他善于利用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与复杂的银行业务的能力，却又是葛朗台式的资产者，甚至是纽沁根式的资产者所不可能具有的。

在各种意义上而言，他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充满矛盾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竞争者，他在大鱼吃小鱼的巴黎金融市场上，像一条大鲨鱼一样凶狠有力；他要抓住那些小投机家“剪掉他们的毛”的心理活动是无情而残酷的；但另一方面，他又热中于慈善事业。在习艺所被收养的儿童的眼里，他是一个慈祥的长者，他甚至有过一股热情，从心里产生过一首浪漫的“宏伟的牧歌”，要“以无止境的施舍来散发金钱，以此来把法国淹没在幸福之中”。作为投机家，他是心肠冷酷的海盗式的人物。他的哲学就是“如果不把过路人的脚压碎，我们是不可能震动全世界的”。他为了征集追随者，不惜用鬼话去欺骗像德若瓦、波维里埃夫人这类可怜的小资产者，驱使他们走向毁灭的结局，充当自己投机战的炮灰；但另一方面，他又深深为这些可怜的追随者对自己的信赖而感动，还在他们的厄运之前大动惻隐之心。作为一个剥削者，他“曾经侵占过人家许多财产”。他奉行这样的信条：“天才的主意，就是在别人没有钱的口袋里挤出钱来”；但同时，他又有使那些不富裕的人跟随自己发财的愿望。和那些躺在证券股票上的怠惰的寄生虫不同，他显然是一个勤奋的实干家。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只在交易所里进行赌博的，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世界银行的实业，过着简朴而紧张的生活：佣人还没有生起火炉之前，他就来到办公室；他的工作范围很广泛，甚至写报告这样具体的工作也自己动手；在紧张的工作中，他只要有一分钟空闲，就到各科去作一次迅速的视察；他既不上

俱乐部和戏院,也不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作为一个随着第二帝国发迹的资产者,萨加尔有流氓的一面。他的儿子马克辛姆尖锐地指出,“他根本没有道德这两个字的观念”,他的一生都搀和着肮脏的污泥:他强奸过一个未成年的少女;他为了金钱与一个他所诱奸的女孩子结了婚;他在桑多尔夫男爵夫人的卧室里被捉住时,不但没有低头,反而气焰嚣张,露出野兽的本性、无赖的面孔;然而,这样一个流氓却同时又具有一些吸引人的特点:他有创建某种事业的巨大的热情、活跃的想象力、实干的精神和高度的效率;而且,还有“鼓舞人的力量”。当他面对困难时,他又表现出勇敢的性格与坚强的毅力,在交易所投机战的紧急时刻,眼见自己有覆灭的危险,却能沉着镇定,神色自若,使旁观者不由得发出这样的赞美:“这个家伙,多么美!”他破产入狱,在狱中仍不断制定巨大的计划,要在东方建立大规模的铁路网。出狱以后,他又到荷兰去从事一项新的巨大事业,把许多池沼吸干,利用复杂的运河系统,把一片海变为一个小小的王国。对于这个人物,左拉在作品里曾经这样指出:“他的灵魂要分析起来真是复杂而混乱。”要写出一个灵魂复杂的现代金融贵族,这也正是左拉在《金钱》中所追求的一个目的,他的形象描绘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使法国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既具有鲜明的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时代特征与深刻的社会阶级内容,又具有其个性特征的有血有肉的金融资产者典型。

《金钱》所表现的社会现实内容,人物形象以及对现代经济进程的深刻理解,使它成为了一部具有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的书,成为了一部在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认识上具有一定超前性的书。

柳 鸣 九

—

交易所的钟一敲过十一点，萨加尔便进了上波饭店，走进有两扇高窗面临广场的金白色的餐厅。他看了一眼那几排小餐桌，饥饿的顾客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他显得有些惊讶，因为他没有看见他在寻找的那张面孔。

一个茶房在忙碌的混乱状况中端着几盘菜从那里经过，萨加尔问道：

“请问，雨赫先生没有来么？”

“没有，先生，还没有来。”

于是萨加尔便决定去坐在一个顾客刚刚走了的靠窗口的那张桌子旁。他想他是来迟了。当人们替他换餐巾的时候，他目光望着外面，注意着人行道上的那些行人，甚至到了餐具已经摆好以后，他仍然不立刻点菜，把眼睛盯着广场；五月初春光明媚的日子使广场显得十分明亮。在这大家都在吃中饭的时刻，广场上看不见人影，嫩绿色的栗子树下的板凳上空无一人；停车场上沿铁栏从这端到那端，停了一排马车。开往巴士底的公共马车在花园角上的办公处前面停下了，但是没有上下一个客人。对面有一座带一排柱子和两尊铜像的大建筑物，建筑物前面有一排宽大的台阶，上面还有一排排列整齐的椅子。此时太阳正直射下来，这一切景物全沐浴在阳光之中。

萨加尔掉过头来，认出经纪人马佐坐在他隔壁的桌子旁边，于是他把手伸给他，一面说：

“啊！是你。你好呀！”

“你好！”马佐回答，一面漫不经心地和他握了手。

马佐是一个矮小的、酱色皮肤的、活泼而漂亮的男子。不久以前，他三十二岁时，刚从一个叔父那里继承了一家经纪商行。他和坐在对面的那位顾客，红润的面孔刮得光光的胖先生非常相象；这人是著名的阿马鸠，自从他对塞尔西矿场股票有过一次惊人之举以后，交易所里谁都佩服他了。当矿场的股票已跌到十五法郎一股，人们认为凡买这股票的人都是疯子的时候，他很随便地把他的全部财产二十万法郎，一起投到这事业上面去，既不计算，也不探听，完全是一种专碰运气的人的顽固态度。可是今天巨大而确实的矿苗被发现了，股票价格已超过一千法郎一股，他赚了一千五百万法郎；从前可能使别人把他关进疯人院的愚蠢举动，现在却把他抬高到具有了不起的金融头脑的人物的地位。人人都向他打招呼，尤其是都向他请教，但是他再不买股票了。他高踞在他那绝无仅有的、天才的、神话似的举动的成功上，仿佛已经满足。马佐呢，大约是在期待他的主顾。

甚至连阿马鸠笑都没对他笑一下的萨加尔，只得向对面桌子上的几个人打打招呼；那里坐了他认识的三个投机家：皮勒罗尔、莫塞和萨尔蒙。

“你好，境况如何？”

“好，还可以……你也好！”

就在这几个人身上，他也感觉到了他们的冷淡，几乎可以说是轻视。皮勒罗尔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举止粗鲁，鼻子薄得像刀刃，有一张游侠骑士那样瘦削的面孔，他总带着一种赌徒所特有的亲热态度，主要目的无非是设圈套叫人上当。当他每一次周密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声明说他正在灾祸里翻筋斗。他把一切事情永远往胜利一方看，所以他的特性是赌

多头^①。而莫塞，恰恰相反，是一个矮个子，黄面孔，为肝病所苦，不断地叹息，时时恐惧灾祸临头的人。至于萨尔蒙则是一个到了五十岁年纪还在与衰老搏斗的美男子，他把墨水一般黑的胡子修饰得异常漂亮，因此显得是一个极端强健的快活人。他从来不说话，只是用微笑来回答问题，人们不知道他在赌哪一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赌。他听人说话的态度，每每使莫塞有一种莫测高深的印象，莫塞常常把心事告诉萨尔蒙，如果萨尔蒙听了仍然表示沉默的话，莫塞便会大失所望，不得不跑到经纪商行去改变他的委托^②。

萨加尔由于这些人对他表示冷淡，就用他那热烈的、有挑战意味的目光把餐厅扫射了一周。他只同距离他三张桌子的一个高个子青年互相点了一下头。那青年就是漂亮的萨巴达尼，法国东部人，酱色的长形面孔，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增加了它的光彩，只是一张令人不舒服的丑嘴巴，把面容损害了。这孩子的和气态度使萨加尔十分感动。他大约是从外国的交易所破产回来的人，是妇女们喜爱的神秘愉快人物之一，他去年秋天才到这里来鬼混。萨加尔在一个银行的倒帐中曾看见他替人充当过假帐户^③。由于他对人，即使对最坏的人，也有一种毫不怠慢的善良恭顺态度，而且非常公正，因此渐渐地取得了场内场外的信用^④。

① 交易所中买进的人叫“多头”，卖出的人叫“空头”。

② 委托就是委托经纪人代买或代卖有价证券的意思。委托时用的书柬、纸张等，我们一律译作“委托书”。莫塞如果看见萨尔蒙沉默，便懂得自己赌错了方向。改变委托，意思即是说，比方刚才委托经纪人代作多头的，改变主意，叫他代作空头。

③ 这是银行会计中的一种术语。内部人员挪用了款子，假借别人名义，说是贷款，立一户头，即称为假帐户。这里的萨巴达尼即被银行中人利用过。

④ 交易所中通过经纪人代为买卖的交易叫场内交易，自由买卖的叫场外交易，交易的地方也不同。

一个茶房这时正站在萨加尔面前。

“先生要用什么?”

“啊,是的……随便吧,一块猪排,一些天冬菜。”

随后他又把茶房叫了回来。

“你肯定雨赫先生没有在我来以前来过又走了么?”

“啊,绝对肯定!”

自从十月里他遭遇失败,不得不再一次清理自己的财务,并出卖了他蒙梭公园的公馆而租居一所普通住宅以后,他在这餐厅中便落得只有萨巴达尼这类人同他打打招呼了;他走进他从前有过势力的餐馆,已不能使所有的人掉头和伸手了。他是一个好赌徒,在这最后一件丢脸的、不幸的地产事业失败以后,他始终没有怨恨,虽然在这事件中他仅仅能救下他自己一条命。不过在他身上却燃烧起一种东山再起的欲望。雨赫曾负责到他的身为大臣、显赫一时的哥哥卢贡那里去活动,并正式约定在十一点钟来回音;但这时雨赫还没有来,实在使他很生气。驯服的议员兼当伟人仆役的雨赫,此时不过是一个担任传达的人物。只是,万能的卢贡,难道可能就这个样子抛弃他么?卢贡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是一个好哥哥的态度;在这一场大灾祸之后,他生了气,或者他想公开割断这个关系,以免自己卷入漩涡,这都是并非没有理由的。但是,六个月前,难道不是他秘密地在帮萨加尔的忙么?现在,萨加尔因为不敢亲自去见他,怕引起他发怒,特地托第三者去求他助一臂之力,难道他有心拒绝么?卢贡只要说一句话,便可以使他站起来,重新把这个堕落而伟大的巴黎踏在自己的脚下。

“用什么酒,先生?”茶房问。

“你们那种平常的波尔多^①。”

^① 是波尔多产的一种葡萄酒。

萨加尔陷入了深思，他并不饿，听任他的猪排冷却；他看见桌布上有一个黑影掠过，于是抬起头来望了一下，原来是马西亚，一个皮肤微红的胖孩子；萨加尔知道他是一个很忙的跑街，他正拿着交易所的行情表在桌子间溜来溜去^①。萨加尔看见马西亚从自己面前经过而不停下，一径把行情表递给皮勒罗尔和莫塞，真是非常尴尬。这两人正在愉快地讨论什么问题，仅仅看了行情表一眼，不要，他们没有什么要委托他的，也许下一次再说。马西亚不敢向著名的阿马鸠进攻，因为此人现在把头俯在龙虾生菜之上，正和马佐低声说话；他只得找萨尔蒙，萨尔蒙接过行情表，研究了许久，一句话也不说，交还给他。餐厅里活跃起来，每一分钟都有另一些跑街开门进来。距离远的彼此高声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谈生意的热情也就上升了。萨加尔的目光不断注意着外面，这时广场上也渐渐地热闹起来，车马与行人在那里汇流；被太阳照亮的交易所的台阶上，一些黑点，换句话说，一些人，已经一个一个地出现了。

“我再向你说过一遍，”莫塞用很忧虑的声音说，“三月二十日的补选，是一件最令人伤脑筋的大事……这一天，整个巴黎也许会被反对派所控制。”

但皮勒罗尔却耸了耸肩。左派的板凳上多了一个加尔诺和一个加尔尼埃-巴歇士，又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呢^②？

“这正如公爵领地问题一样，”莫塞又说，“内容是很复杂的……一定的！你笑也没有用。我并不说我们应当和普鲁士开战，以便阻止它剥夺丹麦来肥润自己；不过，这里也有行动の方

① 经纪商行常派出若干跑街把行情表拿去兜揽生意，顾客们随时可把委托书交与跑街转经纪人代为买卖。

② 加尔诺(1837—1894)和加尔尼埃-巴歇士(1803—1878)，这两个人都是共和派，反对拿破仑第三，所以说他们是左派。

法……是的，是的；大鱼既准备吃小鱼，那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完……至于墨西哥^①……”

皮勒罗尔，在他对一切都感到满足的这一天内，不免大笑起来，他打断莫塞的话说：

“啊，不，我的亲爱的，你不要用你对墨西哥的恐惧叫我们发愁吧……墨西哥将是我们这个朝代的光荣的一页……你在什么地方见了鬼才会想到帝国出了毛病？一月里发行的三亿公债，结果不是收到了十五倍以上么？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成功……喂，我和你相约到一八六七年再看，是的，从此时起，三年以后，就在皇帝不久前决定的世界博览会开幕的时候。”

“我跟你讲，一切都要倒霉的！”莫塞失望地肯定说。

“嘿，你让我们安静些吧，一切都会走运的！”

萨尔蒙以一种深沉的态度笑着，把他们两个先后都看了一眼。萨加尔听见他们这些话，就把帝国似乎会遇到的危机与他个人处境的困难联系起来。他，又一次跌倒在地上了，难道养育过他的帝国也会和他一样摔一交，从最高层的好运一下垮到最凄惨的地位么？啊，十二年以来，这个帝国制度，他曾经爱它，保卫它；他只有在这一制度之下才感到自己是活着，在生长，而且充满了活力，正如一棵根苗扎根于适宜自己的土地上的树一样。但是，倘若他的哥哥想把他从这土地上连根拔起来呢？倘若人们想把他从这些穷奢极欲地吸人脂膏的人当中排斥出去呢？那就是盛会之夜的最后散场，一切都完了！

现在他等着他的天冬菜，沉浸于回忆之中，越来越喧嚣的餐厅对于他简直毫不相干。在他的正对面，有一面穿衣镜，他刚才照了一下自己的容貌，使他很惊讶。对他的矮小的身材，年纪并

^① 当时拿破仑第三正出兵远征墨西哥，胜负未定，所以莫塞这样说。

不发生作用；他五十岁年纪看起来不过只有三十八，他还保持着瘦削，保持着青年人的活力。他的木偶人似的黑而塌瘪的面孔，他的尖鼻子，他的发亮的细长眼睛，甚至还因为带了这点年纪的关系而显得更为匀称，似乎永远都有一种那么温顺、那么活跃的青春之气；头发还是那么浓，而且一根白的也没有。此时他不由得想起政变的第二天^①他到达巴黎时的景况。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流浪在巴黎街头，口袋空空，饥肠辘辘，急于想满足他的各种欲望。啊！他第一次跑了一下街头，连箱子都还没有打开，就想带着他的歪跟靴子和肮脏外套去和这个城市搏斗，去征服它！从这一天晚上起，他居然有好几次居过高位，百万计的金钱流水似地从他手边溜过，但他从来没有占据过一笔财产为他自己使用，像使用他自己的一件东西那样可以任意支配，可以把它牢牢实地锁在箱子里。在他自己箱子中从来都是空虚和幻想的财产，而实际的金子仿佛都从那些无名的漏洞中漏走了。现在他又重新流落街头，跟很久以前他刚起步的时候一样：年轻，饥饿，永远没有满足，为享受欲和占有欲苦恼着。一切他都尝到，但一切他都没有吃够；他认为他没有机会和时间去自由地支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生物，流浪街头，比初入社会的人还不如，初入社会的人还有幻想和希望来支持自己。他得了一种狂热病，想重新征服一切，再站在他从来没有占据过的高位上，用脚踏住那被征服的城市。而这一次他想取得的并不是骗人的门面财富，而是财产稳固的实业，以若干充实的口袋作宝座的黄金王国！

尖锐而刺耳的莫塞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打断了萨加尔的

^① 政变是指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一日拿破仑第三发动的政变，以本书故事说来，是指萨加尔十三年前的事。

沉思。

“去墨西哥的远征军一个月要用一千四百万，这是梯也尔^①证实了的，除非瞎子谁都看得出议院中大多数都动摇了。现在，左派有三十多个。皇帝自己也很了解，绝对的权力是不可能了，既然他自己都在提倡自由。”

皮勒罗尔再也不回答，很满意地用轻蔑的神气表示讥笑。

“是的，我知道，你觉得市场是很稳定的，生意也不错。但是等到最后吧……在巴黎，你看吧，破坏得太多也重建得太多！大量的工程把国家的财富都用光了。至于那些强大的银行，在你看来是那么繁荣，你等着看吧，只要其中有一家摔了交，你就会看见一连串地跟着滚下去……人民的骚动还不必去说它。为了改善工人地位刚成立起来的国际工人协会，使我很害怕，真的。在法国，现在已经有一种抗议，有一个日益强盛的革命运动……我告诉你，果子一旦长了虫，一切都会垮台的。”

这是一种高声的抗议。这该死的莫塞的恐惧症真的发作了。不过他自己一面说话，一面也不断地以眼睛看着邻近的桌子；在那桌子上，马佐和阿马鸠在嘈杂的人声中用很低的声音在说话。渐渐地，整个餐厅都对这样长时间的秘密谈话感到不安。他们在说些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悄悄地说呢？阿马鸠肯定在下委托书，准备有所行动。三天以来，人们对于苏伊士运河的工程，传开了不好的风声。莫塞眯了一下眼睛，同时放低了声音说：

“你知道，英国人想阻止那里的工程，他们很可能诉诸战争呢。”

由于这个消息本身的重要性，皮勒罗尔也动摇了。这是一

^① 梯也尔(1797—1877)，第二帝国时期资产阶级奥尔良派的代表；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